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宋建陽呂祉撰

江淮表裏論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門戶備淮以為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

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
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為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
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據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
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末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
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
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
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莫重於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
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

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
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
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
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穎破
壽春以撓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都督
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
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
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
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

吾之所以為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吳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為蕪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蕪春生致晉宗令皖與蕪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過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為門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

欲備淮以為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偽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勝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

以攻敵起荆襄而至於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
 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江以為援敵人知之彼且
 設備於宿亮必不能默集青徐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
 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
 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眾而敵寡
 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
 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
 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過河隴出師襄漢因
 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

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為之主
 而敵為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
 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
 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原也譬之奕焉或營
 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
 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耶謹條具如左
 盱眙

苻堅將彭超攻彭城謝玄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
 將俱難毛當來會超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

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淮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魏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嫂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

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床上施鏡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鈎車鈎城樓城內繫繩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鈎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泗口

石勒侵逼淮泗帝求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 晉以王敦威强大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 西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五十五里 南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北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一百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

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滁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

五里 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

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為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舟車之會必守之地也卞敦捨泗口退盱眙而北寇之勢遂張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與民共守分戍泗口之城兼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

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移書侮敵使愠而致戰驅士卒以螳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累塊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不若盱眙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輶輻所向曾無一人敢負盾而立者賊雅步而登埤吏民束手而就死一何愚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為無補嗚呼固堅壁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楚州

符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

彭城常鍾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石次于涂中毛安之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於塘西玄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之率舟師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遂退淮北符堅悉敗謝安奏直乘其釁會令

謝玄北征三魏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梁國往
 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
 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
 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歸淮陰蕭道成討破之索兒走
 鍾離道成追至黯黯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
 孤弱以道成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
 軍事鎮淮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屢敗李景
 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
 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

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
 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
 恃水戰以周師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
 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
 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
 界首至揚州一百五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
 八里自界首至海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九
 十里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
 州四十五里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西北至
 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二百三十里
 右楚州控引淮海蕞爾盱眙廣陵之間彼兩郡恃以
 為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唇齒亦無以自
 立往者承秦楚泗與揚有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苟
 合縱聯橫首尾相應淮南之地尚庶幾或存奈何諸
 鎮不知出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守

以為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秦俄相繼而陷必然之
 理也今廣陵盱眙雖云謀帥而兵力寡小其視山陽
 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形之警則兩都獨能
 無事乎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
 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
 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不
 得入江乃引還吳志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

有人焉未可圖也。後魏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葭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宋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昏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明年正月，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二百餘人。車駕北旋，晉郗鑒遣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及

祖約、蘇峻反，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悉為用命。率衆渡江，與陶侃會于茄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據洛陽，謝玄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南
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
至楚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潤州八里 西
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四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十五里
右西北以閩塞為險東南以江湖為險故經營中原

不都大梁即都閩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
康而已前日主議之臣請駐蹕廣陵以為北近大梁
可激中原人心耶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為徘徊東南
待時而動耶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
下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石勒
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財百里然則廣陵者四戰之
地也柰何以萬乘之尊居於九衝之衢徹障塞弛烽
堠晏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
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盱眙為之閩

鍵以淮陰為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撫使雖治廣陵然軍旅寡缺儲峙蕭條平時惴惴自救不暇況能指揮支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耶制置之間不可不厚為之備也

壽春

毋邱儉罪狀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脇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將五六萬眾淮西至項

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豐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徐青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景王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符堅南侵遣征南將軍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騎二十五萬為前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諸將率眾五萬屯于洛澗成頻敗晉師晉遣謝石謝玄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之

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尅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
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與苻融登城
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
然有懼色謝石聞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琰
勸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
玄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別陣逼肥水王師不
得渡玄遣使謂融曰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
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而發之軍
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
中單騎遁還于淮北 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為
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為捍徒為豫州刺史
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
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曰昶必悉力攻小
城若破此堰於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所謂小
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

攻小城崇祖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
數大衆退走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侵令夏侯亶帥
譙州刺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
王彧等相距頻戰尅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
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湛僧智魚弘張
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泚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
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正威將軍韋放自北道
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
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

南豫州以亶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懼兵荒
百姓皆離散亶輕刑薄賦豫農省役頃之人戶克
復晉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
將來之難淮泗都督置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
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
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蔡戍

垣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
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

故城立成崇祖曰下銷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
除此城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

按淮南有兩峽石陸遜戰處在舒州桐城縣界號南峽石壽春峽石在壽春上蔡間蓋夾淮地名今皆附壽春

下恐非是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大司馬曹休帥步騎十萬
入皖陸遜假黃鉞為大都督以逆休既覺知恥見欺
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中部令朱穆全琮為
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
至峽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

械略盡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景詔宋齊邱還
金陵以劉彥正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
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
陽浮橋則腹背皆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南
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禦周師李穀棄營退據浮
橋彥正議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
正追之正陽爭據其橋為周師所敗林仁肇密說

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據正陽救復
淮甸臣請據淮而禦之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八十里

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百

里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

五六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六十五

里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州

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

州一百五十五里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

界首至亳州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於南則犄角謀譙宋羈

縻潁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

肥擾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緩帶而寢耶是以魏人

與吳晉與苻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

爭之尺寸之地不輕以為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

濱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為王彥充襲奪輒置而不問何耶不得壽春淮泗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城倚紫金山以為固當徙據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成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堡塢以為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根執立矣鎮壽春與廬濠鼎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之策也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為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

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十四年春

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

出肥水軍合肥二十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

破之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

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

濡須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

仁張遼等屯居巢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

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將

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

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
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
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
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顛等拒守力戰魏帝未
至數百里權遁走議詔亦退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
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晉帝曰恪新得政
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為青
徐患也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
禦寇恪果併兵合肥毋邱儉文欽請戰晉帝命諸將
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
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
逆擊大破之

濡須附

建安十六年孫權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
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兵歎其齊
肅乃退 呂蒙從權拒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
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
兵有利鈍兵無百勝如敵步騎萬人不及水其得

及船乎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使曹仁步騎
 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為濡須督仁欲襲取州上先揚聲
 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仁進兵距濡須七十
 里休穆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
 穆喻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以謂
 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
 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
 刺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
 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
 留橐臯為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
 彫休穆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溺
 死者千餘

今廬州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
 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
 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濠州四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應之者柰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之以必戰而已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必攻之城也孫權嘗擁十萬之衆而攻合肥矣張遼

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死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遼先登陷陣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為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為兵之要也今合肥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卑不足守苟為是言則是必皆懾懦困遁之見也雖與之太

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況合肥濡須乎
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
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沒有凍湖肥水其蔽
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橐臯其地
形俱尚存但不知必戰必守令人何如古人爾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
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齊建武末魏軍圍司州
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拔渦陽以為聲援 梁侯

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口濟淮說
下韋黯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領軍曹仲宗伐渦陽
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
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
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
與慶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其
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須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各數
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
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

後與戰老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從之
 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
 乃陳其俘馘鼓噪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沮流詔
 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浸有淮水肥水渦水漁水水皆淮北郡縣陽洋

成皆依水以立焉晉魏之侵吳必自譙入渦水淮肥
 以南向今長淮之險偽齊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於
 譙非一日也北謀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偽豫之態見
 矣他日通魏運作樓艦以犯濠壽必此塗出也觀元

魏作十三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盡平除之
 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據之則渦陽亦是南
 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犄角一障之間其安
 危係焉乘勢襲奪每覆軍殺將而不悔也是故
 魏攻鍾離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
 皆為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
 南築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
 守之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又
 魏人分築東西小城夾肥韋廡先攻二城既而魏

東南陝西和信卷中
人援兵五萬掩至叡督戰破之叡先立堰於肥水
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叡
屯下叡督厲衆軍而前魏人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以自固壘成營立合肥遂陷以此言之魏不
築十三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尚
在則渦陽非梁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偽豫之勢
駭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忍出師以聲其罪姑
量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以待之夫何傷於齊而惴
惴然一不敢為也且人治家國城郭中兵蓋是常事

小：捍禦而憂為豫之疑我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
疑何耶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圍刺史昌義之梁武帝詔曹
景宗督衆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衆軍集俱進景宗
違敕而進遇暴風頗有沉溺復還守先頓及韋叡至
與景宗頓邵陽洲立壘魏連戰不能却又度魏城數
里築城使趙草守之因為趙草城 元英圍鍾離衆
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韋叡與曹景宗會軍

睿自合肥徑陰陵大澤旬日至邵陽與景宗壘前二
 十里掘塹植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乃募人潛行水底膏救入鍾離東城令知援兵已至
 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睿結車為陣以強
 弩二千一時皆發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
 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憚其強魏人先於邵陽兩
 岸為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睿裝大艦使馮道根
 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睿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
 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
 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皆壞道根等身
 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以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
 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
 甲稽顙乞為囚奴者猶數十萬

涂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晉咸和
 中石勒侵阜陵王導出軍次江寧俄而賊退蘇峻據
 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今濠州治鍾離縣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五十
 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
 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
 界首至宿州一百九十八里

今滁州 治清流縣古滁中

東至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二百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
 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

一百五十里

右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人洲趙草城皆據淮以為險南唐陳覺屯濠州築甬道欲與壽春通則鍾離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即今涂河漢有阜陵侯邑在滁州西彭超陷盱眙謝石赴救次於涂中以知守滁陽則可援盱眙也以地理志考之濠州西至壽春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至北至盱眙一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滁州之西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滁一百九十里此數州唇齒之勢也昔石驄攻壽陽朝議欲作涂塘以遏湖寇韋叡堰肥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陽以拒魏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近有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景守歷陽孫策助景衆五六千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劉準之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烏江以拒之袁真以壽陽叛溫將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謝尚

鎮歷陽時欲有事於中原使尚帥眾向壽春

今和州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一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一百二十

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州

六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

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一

百五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揚

州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

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表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定諸郡

以成霸業其後蘇峻將龍驤建鄴亦濟橫江以劫姑熟

蓋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比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

網沙夾蓋網沙江面既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

易野此騎兵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

者姑熟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南方平川更卷中

卷中 鍾山房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
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
百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
州三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州三十
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
一百七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
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

至光州三百里

舒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
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
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
州一百七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二

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五百一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五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一百六十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為巨鎮而蘄黃舒三州其地偏遠狹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蘄為九江之蔽黃州為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其備禦之方不必推之前聞而驗以往事曩金人及鄂及黃江西

湖南相繼陷沒去年秋李橫南歸斥堠無狀轉相驚動以為寇至江浙之人岌然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竄據漢上窺窬之志不小而楊公出沒洞庭王師屢敗聞之道路李成密以公為囊橐審爾則萬一乘間而東成主車騎公主樓艦犯岳鄂斬黃以向江表豈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以上鎮成十各隨事有議

晉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

曰保淮之志非曰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興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共安共危其實首尾也昔苻堅圍襄陽晉出兵禦之詔謝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之游軍淮泗以為形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為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

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為安也倘專備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藩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銳師而赴救掩上流則詔諸鎮以入援合江淮為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為一統可也





